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北京电话记录(详)

时间: 1967. 6. 27. 晚10时—11时20分

发话人: 甲(刘xx)、乙(同xx)

收话人: 叶景武

1. 不是听说昨晚中央、首脑接见双方代表, 你把情况讲一讲, 详细一点。

2. 昨晚(26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双方代表, 有康奎、谢付总理、王力同志。还有李再会同志, 王顿泉也去了。在会上首先我们发言, 我们这边有周律型、李继生, ……谈了我们的流派和八派的主要分歧。主要是听汇报。我们汇报时中央首先没有讲一句话。我们讲完八二三两派人讲。在我们讲话中, 全无敌两个流派的介绍全无敌的情况。会上我们发言的人很多, 总共讲了四个钟头左右, 我们讲了三个多钟头。

后来康老提议是不是两边谈、反复谈。后来八二三发言, 第一个是外电局的“八八”派斗派, 名字忘了, 我们回去查一下, 他首先造了黄兆英的反, 他们向中央首长汇报。第一次接见后……第一次王力同志不是批评了八二三吗! 批评了以后, 黄兆英其他就回去了, 对中央很不满意, 有些话是能打中央反廿四的意思。黄兆英这样讲了, 他说: “王力同志对我们的批评, 正确不正确请大家讨论, 是不反对, 可以大家谈。”这个意思就是说, 中央王力同志的批评也有可能有不正确的。这种思想说得很远很远了。同时当场他谈了许多许多八二三在刘氏主, 对刘氏对我们炮兵团进行活动, 八二三的缺点是八二三的错误他都谈了, 谈得很清楚, 谈得很好, 他谈到八二三对内下施加压力, 内下有不同意见的, 就被打成叛徒。这时后康老、谢付总理很激动。康老同志对王力同志讲了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 在内下应该实行大民主,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的(政治不清, 为解放“手琴”)就是实行大民主, 怎么在刘氏主呢! 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八八派斗派的同志说: “我今天提了很多意见, 同时我也很多思想斗争, 谈了以后会受围攻, 受打击, 受压制。”在这个情况下谢付总理、康老说: 不应该怕受打击! 对不对! 同时的话也不要怕嘛! 要经过炮兵团改嘛! 意思就是这样。

中央首长讲话存在各理，以后马上给你们的答复。

问：中央对陆子刚、李成芳表态没有？

甲：在会上没有公开表态，但是支持我们对他们进行调查。而且形势越来越好了。现在让我们去看陆子刚、李成芳所搞案。支持我们对他们进行调查，同时也支持我们对他们进行揭发。看来中央对陆子刚、李成芳是比较了解。

还有一个是照相的问题，谢付总理把李再会同志拉来和我们一起照相，王砚泉站在一边，谢付总理根本不理他。在汇报过程中，王砚泉也在那里哭，这一仗我们打得胜利了，胜利在哪里？对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李成芳、对陆子刚等告发了。对八二三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告发了。希望家里全体战士根据中央的精神，努力战斗。我们有这儿一个意见，根据昆明的形势，我们大家都要团结陆子刚，促进大联合。中央首长对我们讲：这些问题。中央首长的批评是促进他们。所以在八二三问题上要争取广大八二三战士，我们可先要搞一些，房子要搞一些。

问：那八八八是黄兆长的反了？

甲：八八八是他们的八二三嘛！号作为八二三代表发言的嘛，是他作为八二三代表发言时搞发。他搞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好的。这个同志回去以后要保护他。他开了一个先例，他在八八八红卫团中开了一个先例，今后与党向要搞。……（谈取消“月户变”问题来陆子刚等人消灭红卫团既新矛盾）

问：李再会外出到北京了。

乙：具体内情不知道。昨天接见他参加了。接见后不久，王砚泉也接见了。他带着他的小提包来搞。他搞进来了。

李再会在发言中就批评了王砚泉，搞得很狼狈。

问：李再会在接见时情况怎样？

乙：他没讲话，只是大家押他，他也押了简单几句。

希望全国同志坚定信心，努力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就象一匹马来说，我们胜利时在某些方面大踏步前进是不够的。今后要更好前进，其目的政治上的胜利是要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指示。取得中央的支持。现在中央首长所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

问：中央对高岗的态度怎么样？

甲：没有一再中顾的指示第三点。没有迹象要保。

乙：另外一个问题，在谈朝鲜战争问题时，高岗说不要随便抓什么赵承太，赵承太是朝鲜战争时代的人，是反动分子，一讲赵承太就搞到反动上去了。对朝鲜战争要持正确态度，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不要提赵承太。

<仅供参考，不为中央首长原讲话
记录稿>

昆明医学院

毛泽东思想三七砲兵团转抄

1967.6.27.

《从消灭砲兵团的“四线计划”到反革命的六月叛乱》

像一道电光划破夜空，像一声春雷惊醒了大地，4.10的砲声震破了春城万马齐喑的局面。

正是这4.10的砲声打碎了某几个大人物的美梦。

正是这4.10的砲声击中了这些头面人物的要害。

正是这4.10的砲声唤醒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小将又杀出来了！这时的春城确实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正在这时一只黑手伸出来了，一个恶毒的阴谋出笼了。乌云笼罩着春城，从此分裂代替了团结，“内战”代替了“万砲齐轰省市委”。有那么几个造反派的头头被那只罪恶的黑手拉向右侧了，拉上歧途了。他们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

4.10革命行动好得很！因为它打中了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那刚才拼凑起来的反革命第二道防线也处在危险之中了。因此党政军内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4.10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对发起4.10革命行动的《毛泽东主义砲兵团》《共产党宣言公社》的革命小将更是恨之入骨。在張子明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一个消灭砲兵团的“四线计划”出笼了。这是一丁由張子明等人之流在幕后指挥，由某些组织的某几个头头出面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最后消灭砲兵团和其他造反组织，保住党政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动计划。

难道四月份以来造反派的大分裂，大论战，还足以说明这个反动计划在不折不扣的执行着吗？

难道四二六以来的连续武斗，还不足以说明这个反动计划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吗？

难道《雲南日报》公开拉一派、打一派为消灭砲兵团制造舆论还不足以说明这个反动计划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吗？

按照这个反动计划，在張子明等人亲自策划指挥之下，5.28—

5.29 惨案发生了，红砲手的鲜血染红了北较坊。然而红砲手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刀枪、棍棒、监狱、镣铐又夺得了什么呢？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前进了。

血的教训教育了人民，红砲手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叛徒張子明的丑恶咀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革命人民认清了这手大叛徒的反革命本质。

为了牢牢地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紧紧地对准党政军内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主义砲兵团等革命造反组织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愿意和八二三的同志谈判，我们的代表随时准备走到谈判桌前。然而这一革命行动却被某些人诬蔑为“战犯求和”。什么“战犯求和必先认罪”呀，“砲人必须向全省人民低头认罪”呀，“‘毛主义砲兵团’‘共宣’‘保守组织’要求和平了呀，等等，伎俩。

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深知革命造反派大团结、大联合之日，就是他们彻底灭亡之时，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战犯求和论”是几个保皇小丑秉承了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而抛出来的，其反动实质就在于有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继续挑动内战，继续转移斗争大方向，保党政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过关。

当反动的“战犯求和论”破产后，什么“方向束在作改部作战会议上的指示”，什么“参考消息”又充塞了昆明的大街小巷。中心就是一个，砲兵团如何骂共宣三七，方向束如何骂其他院校砲兵团及其负责人等等。

联想到昆明军区的某尔大人物在与方向束谈话时，大为夸奖方向束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老实，而同时又大骂李毅如何如何坏，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时间什么“参考消息”呀，什么“方向束的讲话”呀一时充满了各个空间。

再联想到昆明军区另一大人物最近说的：“你们双方（指八二三和砲兵团）多做自我批评来解决，你们两大派联合起来时第三势力就好办了。”——显然第三势力指的就是“共宣”“三七砲团”“红旗”兵团及其它革命

组织。那么，这些头上有皱纹的老傢伙究竟想干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值得大家警惕的是，这仍然是在拉一派打一派，这是蓄意挑动群众斗群众。

值得大家警惕的是，这仍然在执行着消灭砲兵团的反动计划。

值得大家警惕的是，这仍然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党政军内那一小撮过火。

红炮手和“三七”砲团、实空“红旗”在革命造反派定数已定的战友，我们的鲜血洒在一起，凝结在一起。革命小将们戳穿了他们的大阴谋，阶级敌人挑拨我们之间的笑像的可耻阴谋破产了！

〔转下页〕

阴谋破产了，谎言也变了，大字报小字报传单录音喇叭，一齐响的这叫什么“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

应该指出的是所谓“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是某些人故意制造出来的，是一株大毒草。

应该指出的是昆明的军区X政委刚作了一个报告，于是“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马上就应声而生了。

应该指出的是炮制这株大毒草的作者有意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企图制造部队混乱，恶毒地污蔑正义愤要求李成芳等以出来制止武斗的广大解放军干部战士诬蔑为政变部队。

应该指出的是这株大毒草的炮制者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把昆明军区门口要求李成芳出来制止武斗的红卫兵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诬蔑为“五月兵变”的急先锋。

应该指出的是这株大毒草的炮制者又抬起了战犯求和论这已被唾弃的东西，表示他要在这场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内战打到底。

所谓“五月兵变”完全是某军区内部几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出来的，他们妄想把某军区XXX、XXX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然后搞什么兵变，污蔑为炮制集团的右派，用心又何其毒也！

所谓“五月兵变”的实质，就是企图扭转斗争大方向，仍然在执行反动的消灭炮制集团的计划，炮制“五月兵变”的目的仍然在于保党保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所谓“五月兵变”是反革命“六月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反革命“六月纲领”不早不迟，恰在这时候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出现在反革命的第二道防线逐渐崩溃之时，它出现在张子山已被广大革命造反派揪住之时，于是军区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得不亲自出马，亲自主持“六月纲领”就是怎样出现的。

“六月纲领”所以是反动的，就在于它企图继续扭转斗争大方向，继续排斥群众斗群众，纲领的作者胡说什么“是大好形势，特别是四月以来，五月六月开势越来越好……大家都在掌握斗争之大方向，搞大联合，形势很好。”这简直是欺人之谈，大家很清楚，四月份以来，特别是五月六月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运动引入歧途，分裂、内战、连续武斗……世世，世世，请问纲领的作者，这是什么样的人干的？你还想叫造反派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吗？！

《六月纲领》之所以是反动的，就在于它企图掩盖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犯下的滔天罪行，否认反革命第二道防线的存在。

保持统一的同时也保护自己过关。胡颂江们多说什么有反党的问题
上我只有一句话没有两句话，就是反党不是反党。这完全是骗人的鬼
话，你们所谓反党，不过是反党说词，是拉一派打一派。试问胡颂江
作者，你们说你们反党不反党？你们为什么你们又要说什么
“胡颂江将八二三炮击团结炮台”。这难道不是胡颂江在拉一派打一派吗？

《胡颂江》之所以是反党，就在于它包藏祸心对准革命造反派、对革
命小将进行攻击，胡颂江作者说什么“大批判到许多评论员文章……
把第一道防线作废，第二道防线作废，就只要把军警会拉拢拉拢”又说
什么“评论员文章是反动文章，评论员是反革命，查出来要逮捕”等等，等等。
究竟胡颂江作者是否抓不尽革命言论，你们抓了一些评论员，究竟十之
九之十的评论员站起来，七亿人民都是评论员，评论员文章就完写的
好得良。

《六条胡颂江》之所以是反党，就在于胡颂江作者企图否认和掩盖他
们企图使胡颂江作者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条比胡颂江更加阴险
更加反动更加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胡颂江说什么“昆明军区过去在
这一方面是有错误有缺点的，在胡颂江到以前把方向路线错误……但在一
月廿一日，我们从一月廿一日发表的大号召以后，改变了立场，根据
这一指示，昆明军区党委立即改变过来了。”

胡颂江真如此吗？不！绝对不是，这是胡颂江等几个头与拉一派打一派亲自
制定“消灭砲兵团的反动计划”，胡颂江等几个头与拉一派打一派亲自
革命派制造白色恐怖，炮制了三月十一日的修正主义的《六条规定》，炮制
了对干部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六条规定》，打击站出来说真话
的革命干部，放手让大批反动文章甚至反革命传单出版，纵容《云南日报》
大肆放毒，这一切能说你们改变了立场了吗？不！这正说明你们
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

要特别指出的是胡颂江作者拒不出版新闻电讯，说什么“出新闻电
讯”就代替我们的检讨。一语道破了胡颂江作者的内心世界，说明胡颂江
的作者至今对错误没有认识，仍然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去组织
起人民去把他打倒”。红卫兵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完
全要坚持斗争革命到底，彻底打垮走资派一小撮走资派走资派的放毒
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快去迎接那新的更加猛烈的革命暴风
雨吧！

云大毛泽东主义砲兵团五一九部队

1967.6.30.

頁	第	共	最	高	指	示	目
編	同	頁	位				

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

王傳安在報社對軍管工作中缺點錯誤的公開檢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

今天召集大家開會，主要是把我們到報社以來，在軍管工作中發生的缺點和錯誤，向大家作公開的檢查。

我們是三月九日來的，也就是主席發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廣大左派革命群眾之後，到現在已經三個月了吧！在這段軍管和支左工作中，我們在毛主席路線的指引下，在昆明軍區黨委、軍管會的領導下，和報社廣大造反派的幫助下，我們一邊抓革命一邊抓生產（抓報紙）取得了一些成績。我們也確實有缺點，犯過一些錯誤。在識別中我們有所察覺。在四月底五月初，即在識別結束後，我們就分別征求過各造反派勤務員的意見，準備作檢查，但五月初我去開會，會未開完，報紙就封了，所以拖到今天。講一下，目的是為使大家監督我們的工作，消除隔閡，便於軍代表和職工更緊密的團結，今後更好的办好報紙，搞好文化大革命。

一、軍管初期工作中所犯的錯誤

1. 軍管初期我們工作中是有錯誤的。表現在宣布以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為整頓工作秩序的一個“綫”，這是錯誤的。由此帶來的問題是：

(一) 報社是奪權單位，按十二月十三日“綫”這樣整頓秩序就有一個恢復的是什麼制度，對奪權的看法。這意味著恢復舊的東西。

(二) 在對待當權派的問題上，軍管確定一條原則，對報社當權派同志，一面做一些具體工作，一面聽群眾的批判。這本來沒有什麼原

則性錯誤。就在于沒有和群眾商量，對當權派沒有作階級分析，沒有加以區別。所以群眾就有了當權派恢復職位時的想法。

：立單歸識

（三）造反派奪權後對原工作人員使用的變動，而進行原籍文工作時，在有些部門就叫代向保守的同志來辦移交。由於離開了揭批奪權，兩條路線的鬥爭，所以儘管我們思想上願意按毛主席指示辦事，但實際上和造反派同志的意願是違背的。在客觀上，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造反派，助長了保守勢力的活潑，同時也給一些當權派在思想上增加了一點幻想。我們發現錯了，就作過逐步的改正，如奪權問題，在大会上肯定了奪權的大方向。在識別工作結束後，就徹底改變了。但儘管如此，這個錯誤的決定確實起了不好的作用。

2. 同時，在軍管初期，我們就成立監督小組和恢復黨支部活動，這也是錯誤的，這是在識別工作未結束就這樣做，就遭到了造反派的抵制。在有些地方和保守勢力很重的情況下是不適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階級鬥爭複雜的情況下我們黨的黨員有些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有些沒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所以恢復是錯誤的，這個監督小組在半路就停下來了，這個停下來當然是對的，堅持下去就錯了。

從這兩件事來說，群眾給了我們教育，造反派同志給了我們幫助，實踐給了我們幫助，實踐給了我們教育，使我們認識到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三、識別工作中的錯誤

關於識別階段，我們的工作還是有缺點的，軍管的核心是“支左”，“支左”的關鍵是識別左派。這樣一個識別工作，無論對已奪權的單位或未奪權的單位，看來是必不可缺少的。我們從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先後向《奎元報》幾個組織表了態。這個工作還做得好，沒有排錯隊。

這裡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一下：

第一、在這一段時間里，調查、識別工作依靠群眾還很不夠。一段時間里接觸造反派同志少，接觸有保守傾向的多。當時我們確定各方面的意見都要聽，這是對的。而對於依靠群眾，依靠造反派強調不夠。當時思想上也有些問題沒有解決。由於我們軍代表都是來自正面教育單位，所以帶有一定的框框套套，識別過程中受過干擾的，也就

听別个单位的情况，就拿来，没有想一下是否适合于本单位实际，没有作分析，违背了主席的教导，如监督问题。当时我总想：就没有一个为什么。这和我们本身有些东西在里面，如部队长期养成的习惯、工作方法。说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这样一个政策

定以后，就离开了辩证现实，把社已经存疑，离开了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跌了跤子，当然，这也不是坏事，只要改正就好。

2. 我们在对待群众上也有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主席的教导，不仅不知道，但是这个观点运用到工作中，无时无刻都要注意，在工作实践中就不容易做到了。我们在思想上，特别在遇到具体问题上，就老是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一些，这一点在我们脑子里多一点，甘当小学生的思想在我们的脑子里还没有扎根，“甘”字不硬，有时处理问题，就高居群众之上，以先生的姿态出现，与群众的思想交流不够，所以不能和群众心连心。在工作中和群众商量不够，特别是我们还不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现在看来，还有一点反对意见，如果什么时候没有反对意见，那就要犯错误了。军代表之间，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军代表与群众的关系，一面是联系不太紧，一面是思想上有“怕”字。经常保持来自群众的监督不够。

3. 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在世界观上的改造有问题。主席教导说：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感情，归到一个问题上，就是世界观的改造问题上。我们头脑中有资产阶级的东西。比如说，还有刘少奇的东西，脑子里有《修养》的毒还在，没有完全摆脱习惯势力的影响。如我们和革命小将有些问题谈得拢，有些问题谈不拢，也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头脑中还有“私”字，如“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正如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最高指示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关于和炮兵团谈判的严正声明

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五月廿日四条指示下达以后，在昆明地区一系列严重事件的真相和实质逐渐为广大群众所了解的情况下，炮兵团某些负责人被迫提出了和“八·二三”谈判的要求。我们从全局出发，遵照中央四条指示，本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解决两大派分歧的原则，准备和他们进行谈判，并就此发表严正声明如下：

一、我们和炮兵团的某些负责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原则分歧，主要是：

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极力主张促进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炮兵团的某些负责人却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用和指使下，蓄意制造分裂，公开宣扬“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特乱”的口号，搅乱革命阵线，先后从大联合指挥部和归口服务站中分裂出去，独树一帜。

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一直坚持对于部进行阶级分析，依靠和团结大多数革命的领导干部，而炮兵团的某些负责人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用和指使下，却违抗中央指示，网罗不少“四清”“五反”下台干部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拼凑所谓“中上层干部联合站”，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三结合”，演出倒置敌我关系。

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在不断扩大左派队伍的同时，始终注意旗帜鲜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反对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对于保守组织中的群众，在他们脱离了原组织或扭转了原组织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与他们实行联合，而炮兵团的某些负责人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用和指使下，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惜欺骗愚弄群众，到处网罗收买保守组织，甚至反活已被

解的臭名昭著的三大保皇总部所组织，拉到炮兵团的大旗下。

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而炮兵团的某些负责人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用和指使下，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武斗，大搞打、砸、抢、抄、抓，甚至非法绑架我们的负责人刘殷农、金美旦等同志。

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一贯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而炮兵团的某些负责人，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用和指使下，却派出人员到厂矿、乡、社，一次又一次地煽动大批职工、农民离开生产岗位，特别是一再煽动大批边青年文集昆明，严重地影响了工农业生产 and 国防建设。仅最近连续八天围困昆明军区，就聚众上万人，动用上百辆生产运输汽车，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拥护军管，坚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对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坚持采取与人为善、大字报等形式送有关单位或向上级反映。而炮兵团的某些负责人，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用和指使下，却一再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军管，强行无理封闭军管会《云南日报》，宣布夺军管单位人权，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进驻军管会，聚众围困昆明军区，揪斗中央军委信任的李成芳同志，派出人员到部队活动，加剧了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动荡。

由此可见，我们和炮兵团的某些负责人的分歧不是在枝节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其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实质是政权问题。

二、尽管存在上述巨大的原则分歧，但是，我们仍然准备开诚布公地坐下来和炮兵团进行谈判，摆事实，讲道理，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我们和炮兵团谈判，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凡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都要加以抵制和批判，决不迁就错误，决不拿原则作交易。

我们希望炮兵团的负责人对这次谈判抱有诚意，不折不扣地按中央指示办事。今年一月以来，我们和炮兵团负责人，谈判不止一次了，事实证明，他们是非常缺乏

誠意的，在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右派分子的策划下，当着他们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后，他们就打出分裂的旗帜，大搞分裂活动，当着他们认为形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后，他们就提出谈判，高喊团结欺骗群众，以便争取时间，聚集力量，伺机再起。我们希望炮兵的负责人，在这次谈判中真正表现出诚意来，不要受人利用，再玩弄那一套把戏了。在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迷失方向，那是很危险的！

三、我们坚决相信，炮兵团的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和要革命的，他们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教导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希望和炮兵团的广大群众进行广泛的接触，彼此交换观点，充分讨论问题，摆事实，讲道理，以辨别是非，分清敌我，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共同对敌。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昆明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轻子兵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转抄

闫孙之流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手下的刽子手，是残酷镇压革命左派，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头号罪魁祸首，是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地区恶霸。他们反革命。纲领的作者之所以极力为闫孙黑邦辩护，把闫孙黑邦描绘成不辨政治、不懂专政、不守无术的糊涂虫，根本目的就是力图麻痹无产阶级革命派，使我们放松警惕，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以便使闫孙之流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反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云南回到黑暗的世界。

纲领的作者之所以要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与闫孙黑邦殊死斗争的事实，是因他本人与省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打在闫孙黑邦身上，痛在纲领作者心上，于是他匆忙之间垒起反革命的第二道防线，极力保护闫孙黑邦过关。

因此，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必须彻底认清纲领作者假批判真色庇的反动嘴脸，彻底认清反革命第二道防线的作用所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应将剩身造劣寇，还闫孙黑邦以“名号霸王”，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彻底摧毁反革命第二道防线，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消灭干净，使闫孙黑邦死无葬身之处。

(二)《六月纲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词

纲领的作者企图把自己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叛徒同流合污的罪行归结于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从而根本否认这是由于长期追随叛徒的必然结果，由于一贯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必然结果。

纲领的作者在他兄长的报告中，极力标榜自己在闫红彦死后已“完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线了”，“支左立场、旗帜、观点都是逐步鲜明了”等等。

果然如此吗？不，绝对不是。闫红彦叛党自杀之后，纲领的作者摇身一变，重新换上军衣粉墨登场了。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中他干了些什么呢？

一、把所谓“闫被毒瓶胜了”之类的消息告诉了北京的“联合行动委员会”。

二、亲自下令将某叛徒的儿子调至昆明，去加强搞“欲望的”红卫兵总部，并多次亲自出谋划策，指挥他们镇压革命左派。

三、对中央封锁消息，特别是对中央隐瞒一月十日在潘家湾召开的“武装镇压革命派，血洗‘八二三’”的反动会议内容。

四、拒不揭发省市委存在的问题，扣压昆明军区、云南军区革命回春揭发省市委的材料。例如扣压揭发材料“闫红彦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

五、亲自从北京专门打电话给昆明军区，调动部队，设置临时集中营，命令军区大肆搜捕、殴打革命派，而且特别强调“八二三要多抓些”。对监狱中残无人道，甚至叫革命派跪着腿，低着头学毛选的情况不闻不问。目前仍拒绝给予平反，公然大言不惭地说：“平反就不必了，因为没有打成反革命嘛”。

六、亲手炮制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月十一日的《六条规定》，亲手炮制了对干部的打击前大片，保护一小撮

的“三条规定”即：

1. 任何人找干部谈话，必须通过军代表，事后必须汇报谈话内容。
2. 白天劳动，晚上写检查。
3. 谈话不许涉及军区问题，不许涉及李成芳同志、张子明同志、胡荣贵同志的问题。要谈必须通过军代表。

根本不谈干部搞阴谋问题。

七、亲自出马，残酷地镇压了军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级军区内制造白色恐怖。

八、亲自参加“打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以前他说“大联合是左派，新云南是左派的左派。”现在他又说“八二三依靠对象，砲兵团是团结对象。”以前张子明在幕后，他在幕后，现在张子明滚蛋了，他只好赤膊上阵了。

九、他亲自批准消灭砲兵团的“四线作战计划”，批准云南军区那个老机会主义者的三点反动声明。目前他又在挑拨云大砲团和医学院砲团的关系了。

十、放手让一大批反动文章出笼，把《云南日报》搞得乌烟瘴气。亲自指示不让《新闻电讯》不让八二三同志拆除高音喇叭和广播车。企图继续挑动武斗，继续“打一派、压一派”。

十一、亲自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兴捧为“三结合对象”。他是当初的反动口号“紫金山团结在周兴同志周围”的狂热呼喊者。目前他又想把另一个叛徒拉入“三结合”队伍之中。

十二、亲自出马压制革命的干部出来亮相。为此，不惜工本，竭尽污蔑造谣之能事，现在已经调查清楚，刘林元同志的死是和纲领的作者有直接关系的。

十三、借口所谓批判公开信，再次转移斗争大方向，企图破坏目前谈判工作的正常进行，打击砲兵团，给正在解决云南问题的党中央施加压力。

这难道也叫左左？这难道也叫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既然你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那为什么省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至今尚未揭开？

既然你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那么为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复原职，振武扬威？

既然你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那末为什么资本主义势力依然如旧，并无触动？

既然你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那末为什么春城广大的革命干部至今没有得到解放？而搞军事的干部又惨遭打击、杀害？

纲领的作者永远不敢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是一个什么货色，不是很清楚了吗？

<三>、《六月纲领》是七月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

纲领的作者，在看到张子明之流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无遗的时候，在看到自己及其同伙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无遗的时候，在看到自己及其同伙的丑恶历史已被党中央了解的时候，在看到自己向中央封锁消息的阴谋已经基本上失败的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个军

管会内最大的走资派当权派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亲自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这股反革命逆流把矛头直接指向长期以来反对他们，打一派、压一派的革命干部，直接指向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炮兵团小将，直接指向两级军官及省市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纲领的作者竟敢对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派出的云南军区某同志，纲领的作者竟敢抗拒中央军革命命令，擅自重新编定部队看传单，不让上于看大字报，强迫人检查，完全恢复了刘邓工作组的那一套。

纲领的作者到处制造白色恐怖，企图树立自己的所谓权威。纲领的作者企图瓦解炮兵团，亲自出马挑拨离间在炮兵团内部打一派、压一派。

纲领的作者收买一些人，臆想可所谓的“五月兵变”来吓唬群众，虽然在革命派的追问下，他自己也曾经否认过有“兵变”的可能。

纲领的作者指挥着姜保皇总却炮打革命干部。更加可笑的姜保皇的作恶，把到昆明军区李再兴同志任昆明军区付政委的行政职务之“弄权”。

你就看看你的水平没有别人高，立场没有别人坚定，历史没有别人清白。你就不该学姜保皇的地主拜下风嘛。既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也太可笑了吧！毛主席教导我们：混进党内政权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被我党所代替，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的培养，为党所提拔，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

干部会我们的必须早管会内最大的一派，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的一派人。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充分认识他这一点，坚决粉碎他所掀起的资产阶级反革命逆流。

纲领的作者之所以会炮制出如此反动的东西，决不是一偶然。革命路线的对立面，顽固地执行刘邓的机会主义路线。纲领的作者，在历史上每个重大的关键时刻，总是站在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的对立面，顽固地执行刘邓的机会主义路线。纲领的作者，在红卫兵时代，纲领的作者紧跟了叛党分子张国焘。在抗日战争时期，纲领的作者又跟上了叛徒蒋一波，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虽然在蒋一波的包庇下，以“受骗了”、“交代了”、“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为幌子”、“逃避了人民对他的惩罚”、“是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的不可见人的病”、“即成了今日清算历史罪恶的铁证”。在解放战争到达最关键时刻，他多次抗拒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大肆攻击、谩骂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陈庚同志、谢富治同志。企图采取逃跑、投降的叛徒路线。

云南解放之后，纲领的作者又无视党纪国法，投机倒把，贩卖私货，玩弄女性，大兴土木，无恶不作，企图把云南变成由“决死队”统治的资产阶级王国。

在朝鲜战场上，纲领的作者再一次对人民欠下了新的血债。于后，纲领的作者和一大群叛徒云集北京，共同炮制所谓的“战

史”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为叛徒表功。实际上也就是为他自己翻案，为自己表功。

纲领的作者一员这随反党分子罗瑞卿，到处吹捧罗瑞卿，坚决执行罗瑞卿的所谓“大比武”计划，弄虚作假，冲击改组，欺骗中央。而且亲自上阵，编排歌午，吹捧罗瑞卿。革命，什么“流红军”，而是地主的假革命、反革命。《六月纲领》根本不是什么“友左的报告”，而是彻头彻尾的对革命派进行反党倒右的反动纲领。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

我们必须坚持斗争，革命到底。把反革命的《六月纲领》批倒，批深、批透。给党政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致命的打击；进而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大批判，解放广大的干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推动新民主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上岸，带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奋勇前进吧！

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昆医毛泽东主义兵团翻印）

67.6.29